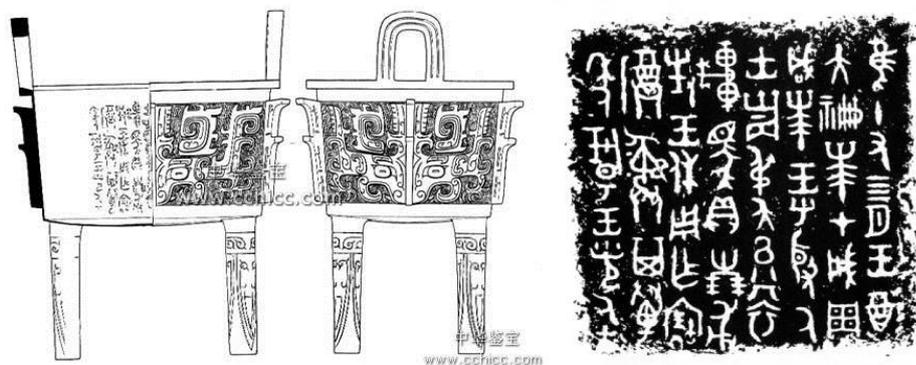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从文法类型看叔矢方鼎及相关铜器

叔矢方鼎，2000年底至2001年初出土于山西省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 M114:217，出土时已经碎为数十块，后经拼合复原，为直口、立耳、浅腹、平底、四柱足。口长 18.5、宽 16.5、腹深约 11.2、通高 27cm。腹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，有扉棱，耳之外侧饰两道平行倒 U 形凹纹，四足柱饰云纹和蕉叶纹。鼎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 8 行 48 字（其中合文一）。该器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，铭文拓本、器影收录于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，器号 2419。

叔矢方鼎铭文释文如下：

隹十又三月，王彤大禡奉才成周。咸奉，王乎殷昏士，齊吊矢以付、衣、车、马、贝卅朋。敢对王休，用乍宝尊彝，其万年扬王光昏士。



李伯谦认为该器器主叔矢就是唐叔虞，其时代可早至西周成王时期(1)。

现在，我们从文法类型的角度出发作一番探讨。

和叔矢方鼎形制、纹饰类似的有德方鼎，铭文中同样出现“奉”的有圉鬲、簋、壶，孟爵，献侯鼎，叔簋。

德方鼎(02266) (2)：隹三月王才成周，诞武王裸自郊，咸，王易德贝廿朋，用乍宝尊彝。

圉鬲(03331)、簋(04692-04693)、壶(卣)(12299)：王祓于成周，王易圉贝，用乍宝尊彝。

孟爵(08585)：隹王初祓于成周，王令孟宁邓白，宾贝。用乍父宝尊彝。

献侯鼎(成王鼎)(02181-02182)：唯成王大祓才宗周，商献侯鬯贝，用乍丁侯尊彝，.

叔簋(史叔隋器、叔卣)(05113-05114)：隹王祓于宗周，王姜史叔事于大保，赏叔郁鬯、白金、趋牛。叔对大保休，用乍宝尊彝。

与孟爵为同一器主的铜器还有孟卣。

孟卣(13306)：兮公寗孟鬯束、贝十朋，孟对扬王休。用作父丁宝尊彝，羊。它们可作为一组铜器。

叔簋铭文中的“王姜”还出现在作册矢令簋、作册鬲卣、不寿簋、小臣佶鼎、旃鼎中。

作册矢令簋(05352-05353)：佳王于伐楚白，才炎，佳九月既死霸丁丑，乍册矢令尊宜于王姜，姜商令贝十朋、臣十家、鬲百人，公尹白丁父兄于戍，戍冀司乞，令敢扬皇王室，丁公文报，用稽后人高，佳丁公报，令用深扬于皇王，令敢扬皇王室，用作丁公宝簋，用尊事于皇宗，用乡王逆迓，用鬲僚人，妇子后人永宝，隽册。

作册鬲卣(13320)：佳十又九年，王才斥，王姜令乍册鬲安尸白，尸白宾鬲贝、布，扬王姜休。用作文考癸宝尊器。

不寿簋(05008)：唯九月初吉戊辰，王在大宫。王姜赐不寿裘。对扬王休，用作宝。

小臣佶鼎(02205)：佳二月辛酉，王姜易小臣佶贝二朋，扬王休，用作宝鼎。

旃鼎(02321)：佳八月初吉，王姜易旃田三田于待劓，师楷酷兄，用对王休，子子孙孙其永宝。

和作册鬲卣为同一人所作的铜器还有作册鬲尊。

作册鬲尊(11788)：才斥，君令余乍册鬲安尸白，尸白宾用贝、布。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宝，尺。

以上是第二组铜器。

中鬲(03364)：王令中先眚南或贯行，艺应在曾，史儿至，以王令曰：余令女史小大邦，毕又舍女芻量，至于女麋，小多邦，中眚自方、邓，覆昏邦，在噩师次，白买父乃用昏人戍汉、中、州，曰段、曰旒，昏人鬲廿夫，昏言，曰贮口贝，曰传肆王休，肆肩又羞，余口捍，用作父乙宝彝。

中觶(10658)：王大眚公族于庚，振旅，王易中马，自隳侯四駟，南宫兄，王曰：用先，中執王休，用作父乙宝尊彝。

中方鼎一(02382)：佳十又三月庚寅，王才寒次，王令大史兄福土，王曰：中，兹福人入史，易于珣王乍臣，今兄畀女福土，乍乃采，中对王休令，鬻父乙尊。佳臣尚中臣。七八六六六六，八七六六六六。

中方鼎二、三(02383、02384)：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，王令中先眚南或贯行，艺王应，在夔真山，中乎归生凤于王，艺于宝彝。

上述中器即“安州六器”。

据孙庆伟介绍：**鞆**甗出土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M114，器壁铸有铭文 7 行，行 8 字(因盗墓破坏，致甗壁受损，铭文有多处缺失)，记载了正月周王令**鞆**出使于**緜**、赐贝一事。铭文以王令南宫伐虎方作为纪年(3)。

**鞆**甗(03363)：佳十又一月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，[佳]正月既死霸庚申，王才宗周，王□□**鞆**事于**緜**，易贝五[朋]，**鞆**扬对王[休]，用乍□□□彝，子子孙孙□永□□。

以上是第三组铜器。

我们知道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，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。语言现象也不例外。西周金文中“对扬王休”的行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类型：I. “对扬王休”尚未出现、II. “对扬王休”尚未定型、III. “对扬王休”已经定型。将以上铭文进行归类之后，能够得到下表：

“对扬王休”行用前后金文类型表

铜器组别	I. 对扬王休尚未出现	II. 对扬王休尚未定型	III. 对扬王休已经定型
一组	德方鼎		叔簋
	圉甗、簋、壶		
	孟爵		孟卣
	献侯鼎		
二组	作册鬯尊	作册矢令簋	作册鬯卣
			不寿簋
			小臣倬鼎
			旃鼎
三组		中甗	中方鼎一
			中方鼎二
		中觶	中方鼎三
			<b>鞆</b> 甗

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，当一种有利巩固社会地位的现象出现之后，必然能够迅速传播，引起人们的争相效仿。从两件孟器和作册鬯器可以看出，“对扬王休”从出现到定型所用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。

分析以上的铭文，我们能够看到，在一组铜器中，除叔簋、孟卣外，其余的尚未行用“对扬王休”。在二、三组铜器中，除作册鬯尊、作册矢令簋、中甗、中觶外，其余的都已行用“对扬王休”。

叔矢方鼎云：“敢对王休”。这就表明，叔矢方鼎的年代应当在大多数一组铜器与作册鬯尊、作册矢令簋、中甗、中觶之后，和叔簋、孟卣及大多数二、三组铜器较为接近。

德方鼎云：“诞武王裸自郊”。猷侯鼎曰：“成王大祓才宗周”。一般认为它们是成王时器(4)。也就是说，上表第一类型的铜器的年代在成王世。

所以，作册鬯尊中的“君”应是成王后。

作册矢令簋云：“敢扬皇王宥”。类似的有作册大方鼎(02390-02393)，其铭文如下：

公束铸武王、成王异鼎，佳三月既生霸己丑，公赏乍册大白马，大扬皇天尹大保宥，用乍且丁宝尊彝，隳册。

既言“铸武王、成王异鼎”，其年代显然在成王之后(5)。所以，表中类型属第二类的铜器其年代当在康王初期，最早不会超过成王末年。

因此，作册矢令与作册大是同一时期之人，王姜是康王后或康王妃。

鞞甗中的“扬对王休”与“对扬王休”一类句子稍有差别，这表明此类句子其时刚刚定型不久，从时间上来看，鞞甗可能稍早于叔矢方鼎。

孙庆伟由铭文所谓“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”断鞞甗与北宋出土的安州六器同时，并且，根据名、字相应的原则，从训诂的角度推断器主鞞就是晋侯燮父。李伯谦认为叔矢就是唐叔虞。为晋侯燮父即鞞之父。这就表明了王命鞞即燮父出使于繁之时，唐叔虞还在世，也就是说，此时鞞即燮父还没有继唐伯位。

综上所述，叔矢方鼎的时代很可能不是在成王时期，而应为康王初年。

#### 注释

(1)、李伯谦：《叔矢方鼎铭文考释》（《文物》2001年8期，39~42页）。

(2)、铜器名后括号内数字为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器号。

(3)、孙庆伟：《从新出鞞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》（《文物》2007年1期，65~67页）。

(4)、陈梦家：《铜器断代》72-73页、62-63页。

(5)、陈梦家：《铜器断代》93-94页。